

追踪那些消失的集镇(下)

□沈志冲

六甲镇

通甲公路从西往东偏北弯弯走过袁灶,在二甲镇六甲镇村来了个“S”大弯,就在这个“S”大弯尽头的第2村民组内,滋生了一个距今300年左右的小集镇——六甲镇。



几百年前,北通运盐河的六甲大河流通甲路之北100米处,一个往东90度的拐弯,生出一条向东的横河,与东边五甲界河相连,古来这里成为水上要塞,是余西船只航向海门地区的水路。大约康熙末年,当地百姓为防潮汛,在拐弯处打下一条拦河大坝,坝宽5米多,长15米左右。这么一来,从此来往船只过坝就要通过绞关牵引。于是有人在坝北陆续建起十五六间“棧房”,供货船屯寄之用,并成立搬运组,有搬运工30来人,专门为过坝船户上下搬运各种货品。由于过坝船只不断增多,小集镇逐渐形成,四面八方的经商者纷纷来此开店做生意,其不同姓氏的就有16个。到解放前后,六甲镇已具一定规模。一是有南北大街,长100米开外,

南到今通甲路,北至六甲坝北,宽约5米。二是商品店、食品店、服务行业的商店有十来家。街东朝西门面有曹汉邦开的6间杂货店,曹胜贤的茶馆店,有“缸丹”(大饼)店;街西朝东门面有米行、剃头店,吴家酒店2家,吴家小吃店一,等等。三是有私塾学校。街西吴永福3间瓦房开了私塾,这就是六甲小学的前身。另外,街北有十几间棧房,街东不远处有一个大木头行。整个集镇占地面积有10亩之多,当时北到“皇岸”,南到海门德胜等地,西到袁灶、进鲜港,东到四甲坝,都知道六甲镇。

1958年,搞“公私合营”,六甲镇集市消逝,但其街面仍清晰可见,六甲坝遗址亦一目了然。



回乡过年之二

古镇新颜

□任祖怡

除夕清晨,我早早地起床了。吃过早饭,按照老习惯,我出门去镇上感受一下迎接新年的气氛。

清晨的古镇笼罩着一层薄雾,格外静谧。一路走过去,街道两旁人家“吱吱嘎嘎”的开门声和零星的几声狗叫显得格外亲切,仿佛在唤醒这沉睡的千年古镇。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哦,原来这就是忘不了的乡愁。

我从北街一路向西,走过育婴堂、将军庙、龙眼古井,到了衙门口向南拐,穿过登瀛门,便是著名的龙街了。北城门的“登瀛”二字大有来头。明嘉靖年间余西出了个民族英雄曹顶,率军抗击倭寇,保家卫国。这二字寓意继承英雄遗志,登上瀛州,永绝倭患。据说明代登上城门北眺,就可以看到正北八华里范公堤外的黄海。

春节前,有位发小告诉我当地政府已重修了龙街。我满怀期待地端详着这条宽两三米的长街。一路走过去,中间的碎石路比以前平整一些,两侧都添加了竖拼小青砖。但比起昔日赭红色如龙鳞般的路面,我总感觉缺少了些许古韵和沧桑。

一路向南,昔日鳞次栉比的各式店铺如今关门闭户,只有那一排排斑驳的门板和门上的铜牌似乎在诉说着昔日的繁华和千年的沧桑。街道两旁挂起了一串串火红的灯笼,许多人家大门口提前贴好了春联。勤俭朴实的古镇人祝愿来年风调雨顺,期盼古镇重获新生。这也拉开了我心中春节的序幕。

走到二河桥孝子牌坊下,我看到一位穿着时髦的老人正在擦洗爱车。他叫朱顺宝,在龙街上开了家老城古玩店,是位小有名气的收藏家。朱叔也认出了我,于是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上次翻修龙街是在1958年,由石匠采用拼凑嵌嵌之法修造的。而这次翻修是由瓦匠采用铺贴之法,石块之间留有不大的缝隙,用水泥填缝。所以工程结束后还多出了很多石块,就不足为奇了。听完,我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但是停摆了数十年的古镇保护开发工作,总算又向前迈了一小步。心中不禁为地方政府点赞。

由于今天还有许多任务在身,我加快了脚步。一路走过天生堂药店、节孝牌坊、杜宜茂绸布庄,我来到龙街南端的迎江门,也就是南城门。正好遇见从南京返乡的发小小二子开门出来,寒暄中,我们聊到了余西的历史。余西古城始于唐宋,兴于北宋,盛于明清,煮海为盐而逐步发展成通州第一个盐埠。古城北踞黄海,南面长江。明代为防御倭寇侵犯建成了护城河加城墙的体系。勤劳聪慧的余西人历经几十年的努力,使余西古镇形成了“中轴对称,城河相拥”的城镇格局和工字型的街道布局。

穿过迎江门,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微风吹过,朝阳下的湖面碧波荡漾,波光粼粼。这就是始凿于南宋咸淳五年的古运盐河,我们称之为大河。沿河便是工字型街道的“上面一横”——南街。踏着新铺不久的大块青石板路面,我向一路走去。经过大名鼎鼎的三益斋、柳敬亭故居茶楼、东高桥(庆余桥),南街尽头一片低矮破败的院墙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少年时光。院内便是当年的余西区委、区公所。随着余西区的撤销,区政府搬离,这里改建为缫丝厂。大约30年前,工厂也搬迁走了,这里几近废弃。徜徉其间,我恍若听见院内传来当年我和少时玩伴们的欢声笑语。

转过区公所,几排青砖黛瓦的高大建筑映入眼帘,和刚才的反差十分巨大。这是几年前旅京画家顾大明先生为回报故乡,重振余西书画派,和当地政府合作,利用缫丝厂的部分废弃厂房,建造的集书画、艺术品、民俗展览和交流的文化艺术园,名为“大明艺苑”。我无暇进园参观,但从门外瞥见的古朴精湛的砖雕、翘脊、牌楼、石刻中,我感受到了艺苑浓浓的翰墨书香和顾大明先生的赤子之心。大门口两盏巨大的红灯笼预示着千年古镇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院内的巨型龙灯寄托着艺术家们对余西人的龙年新春祝福。

我沿着蜿蜒的古运盐河向西北拐去,快步走过城隍庙、武庙、文庙遗址,跨过文曲桥、玉碑桥、东虹桥,穿过东城门——镇海门,沿着工字型街道的“下面一横”一路小跑。我来不及继续向西,去一睹西城门——对山门的风采,只跑到三门堂,便匆匆赶回了家。

(未完待续)

腹有诗书 书存士气

——浅析张謇先生书法艺术

□黄宝乐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清末状元,为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

张謇祖上在通州西亭,出生于海门长乐。其自幼私塾便苦读,饱读诗书,浸淫于传统文化,积蓄着正能量,修身、治国、平天下,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人生理想、目标和追求。先生事业鸿达,而忙碌之余仍沉浸于读书、写字、咏联、吟诗、作文等,腹有诗书,满腹经纶,保持了传统文人本色。

张謇自幼酷爱书法,广临五体法帖,小楷临钟繇帖、二王法帖,大楷主临颜、欧、褚三家,行草多临唐怀素、孙过庭及宋、明、清诸家,隶书临汉《礼器碑》,篆书写《石鼓文》等碑帖,视野开阔,涉猎广泛,精研和把握了诸家笔法、结体、精神,童子功坚实。

张謇书法创作以楷书为主。其小楷、中楷取向以欧体为主,大字楷书取向以颜体为主。品读先生小、中、大各类楷书作品,皆情法交融,多变相谐,气息贯通,而非外人所评“馆阁体”。读其69岁所书《家戒碑》刻石(右下图),其中一面高61.5cm、宽160cm,分16行、每行6字、字径10cm,

以鲁公楷书《东方朔画赞》笔意出之,得朴实、端庄、厚重之气。

张謇书法成就彰显于大字行楷书。读其行楷书《乃有一皓尔》八言联(右上图),高249cm、宽60.7cm,字径约30cm。此联创作时,聚精会神,果敢行笔,行气连贯,整体呈宽博、雄强、灵动之姿,透射出坚韧、稳健、沉雄的金石气息,凸显了求变的精神和非凡的功力,不期然而臻“大家”之境,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源于张謇书法用笔精到,结体灵动,章法舒朗,书卷气息浓郁,故而成就昭然,蜚声海内外。晚清俞曲园曾作联赠之,曰“陈太丘如其道广,颜鲁公何止以书名”,对其学术、事业和书法予以了充分肯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系列报道⑩

烽火中南通县中迁校办学

□陆子森编写

国难当头,金沙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创立于1923年的南通县立初级中学,于1939年春在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教育科长吴浦云等策划与努力下,迁到了暂时相对僻静的四安镇温家桥复课。

眼望沦陷的国土,耳听大众的嗟伤,一大群热血青年挺立在古庙荒野,唱着他们的侨校校歌:

东望金沙,敌寇盘踞了我们的原校,南望通城,城头上插上了敌寇的旗帜。

我们要卧薪尝胆,把敌寇赶回三岛。

复兴我们中华,收复我们的南通,打回我们的原校。

远处偏僻乡村的校园生活很是艰苦,师生们平时以杂粮、蔬菜为主,很少吃到大米,更难得开荤。师生们同桌就餐,同甘共苦,感情很深。学生们分散住宿在学校周围的群众家里,都很勤奋,与群众相处和谐融洽。

生活虽是清苦,但校园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四面环水的校园中挺立着一棵古银杏,高耸参天,枝繁叶茂,郁郁苍苍。学生们经常活动于树荫之下,读书、看报、唱歌、跳舞,处处欢声笑语,显得朝气蓬勃。学校适应战时需要,利用高大树干,系上麻索、竹竿,让学生生练攀登,同学们爬上树干极目瞭望,既可以观察敌情,还能

领略乡村景色。

新四军东进后不久,即1940年11月,南通县中的师生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明确学校归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二是学校里一直追求进步的陈修定老师出任县政府的教科科长兼民政科长。

放寒假时,陈修定老师将他已经任小学教师的大女儿陈璞和正在读初二的小女儿陈均,还有陶国祥、张逸城等7位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组织参加了苏中四分区的冬季服务团,经过学习和工作考察后,其中5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他们在鲜红的旗帜下锻炼成长。

春季开学,陈均、陶国祥、张逸城等4名党员被派回学校,县委组织部(对外称民运部)决定在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在进步校长李伯平的支持下,党支部推动组成了通西服务团。服务团开始以灰色“寒假补习班”名义出现,有30位师生参加,服务团主要是搞文娱宣传,有演唱、戏剧、舞蹈等,演出的剧目有《生产大合唱》《红鼻子》《动员参军》等,以及自编的活报剧。1942年秋,新四军在二窰谢家渡取得歼灭日伪军重大胜利,县中高中部的同学立即组成慰问队,跋涉数十里去慰问人民子弟兵。

那时县中学生喜欢唱《跟着共产党走》,这也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希望和呼唤: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在艰苦的岁月里,许多觉悟了的同学在学生党支部的组织下,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冲过敌人的



1941年7月暑期参加苏中四分区文教夏令营的南通县中师生留影。

封锁线,前往新四军盐城抗大分校和掘港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有的直接在南通县参加了工作,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当时第一天晚上送走一批,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就少了一些同学,学校领导和教师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4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四安县中侨校旁的一条小路上,几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在小河边漫步,这是南通县中高中中的几个要好的姐妹,也是校党支部的几个女党员。

支部书记陈均拉着张逸城(陈同生的夫人,抗战时陈同生曾在苏中地区工作,时与张逸城结为夫妇,新中国成立后,陈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的手不放,仿佛有许多话要说。原来,根据上级通知,张逸城和几个同学第二天将要到掘港新四军三旅旅部报到参军了。陈均说:“非常羡慕你即将穿上军装,现在分手总叫人依依不舍……”

【下转 A4版】



【西装头】清末和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留有发且向两边梳理的发型,与我国传统的光头和梳长辫子完全不同
【西山太阳】夏天午后受阳光照射,室内较闷热:朝西房子,夏天~晒得吃不消
【闹】裂开;露出缝隙:他嘴~了(笑)两扇大门半开半掩,~了一条缝
【稀】副词。用在某些形容词前面,表示程度深(含有厌恶或不满意的感情):~臭哩~丑哩~脏哩~烦哩
【稀】修饰的形容词后面必须带语气助词“哩”
(摘自陶国良主编《南通方言词典》)

